

斗争中的回忆

杨 殷^①

去年十二月十一日，当天将破晓的时候，广州工人群众忍不住国民党兽性的白色恐怖与压迫，实行武装暴动，由夺取工会，夺取工代会，杀改组委员；铁路工人包围汪公馆，进而实行夺取政权，建立苏维埃政府。这个伟大的举动，很快又是一年了，当此一年的纪念日，我把我能记忆的壮烈斗争各情形写出，做个追悼既往，策励将来的礼物。

那天教导团先将营内的反动长官解决，便与工人所组织的赤卫队分途向敌人队伍军警机关袭击。

炮兵团为敌人重要部队，当向他进攻时，我们人数不满百人，奋勇向前，该兵团即表示服从与工人联合，将枪炮交出。

此时，各士兵与工人赤卫队会合，一路由沙河经东山过广九站而进攻八旗会馆^②；一路由惠爱东路向公安局及保安队进攻，其余则分向各警区进攻。当工人袭击八旗会馆时，士兵尚未到目的地，只由一位十八岁的工人同志带领七十余人，武器则只有炸弹三颗、盒子枪一支、手枪一支，先将炸弹抛掷未炸，而反动的军队已群起反抗，故由正门无法进攻。于是工人分向各围墙爬进，徒手夺取军械一部分，觉悟士兵起而响应，始得解决。于是，沿长堤收缴海军总营、新编二师等部，敌人皆从梦中惊醒，绝无抵抗。转而在肇庆会馆二十五师部^③，该部顽抗，并用手提机关枪

① 杨殷同志是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反委员。

② 八旗会馆为警卫团团部和第三营驻地，警卫团第三营是起义的武装力量之一。作者所提攻八旗会馆可能是进攻八旗会馆西侧的广西会馆之误。

③ 肇庆会馆应为第四军军部驻地。

等武器向我们队伍射击，工友伤十余人，都奋不顾身，拚死相持。

进攻公安局是分两路的，当时保安队死力抵抗。总队长李某亲自指挥，卒因工友猛烈进攻，将队长李某击毙。所驻的大队保安队，不敢抵抗，都被缴械。其时，各路工友已分将城内各区攻下，其余兵工厂、电话局、电报局、政治分会、财政厅及市各机关亦相继占领。西关七、九、十等区，亦于同日下午一时占领。所余者惟四军军部、太平沙贮藏军械处，潮州会馆二十六师师部等处^①斗争最烈，亦为以上数处，而尤以四军部为烈。在十一日至十二日大小数十次冲锋，炮声隆隆，彻夜不绝，虽伤亡甚大，因工友亦死力相持，敌军卒不敢出营门一步。至铁路工人将广三路车站克服，广三路工友更联合农民向沿路之敌追击，十二日许，市郊农民更派大队来会，共同作战。

十一日午后一时，忽来敌军约一团，由观音山下沿第一公园马路分两路向我们总指挥部猛攻，已到第一公园，此时在省长公署（即赤卫队总部）的工友有枪者约百余人，便即分两路迎战，并约手车夫工人五十余人来助，公安局方面工友士兵亦蜂涌杀来，敌卒退去，我们复夺回观音山。十二日午后九时，教导团全部因保全武装计，集中沙河向花县进击，黄埔一部武装战士亦于十三日赶到，会同向沙河进发，此时广州只存三千余武装工友，然工友仍不稍却，誓死杀敌。

十三日早八时，敌人已四面包围，东由中流砥柱^②过河向东关广九车站等地进攻，石龙方面敌军约一团，沿广九路石牌站向东门进攻；北路约两团，一路由观音山向第一公园进攻；一路夺黄沙站向西关进攻，另由河南分队过海，一路由白鹅潭帝国主义兵舰掩护渡海，入黄沙与北路敌军会合；一路由反动海军掩护在

^① 四军军部应在长堤肇庆会馆，四军第十二师留守处在文德路，四军军械处在北京南路仰忠街。

^② 中流砥柱，位于珠江河二沙头岛的东端，因岛上设有中流砥柱炮台而得名。

石公祠^①登岸：一路由东关登岸与东路会合。当时闻报，工友分途应战，东路由同志沈某负责，率同工友二百余人，与敌人一团对抗，伤亡在一百人以上，然犹死力支持。手车工友某同志已伤足部，犹指挥前进。敌人卒不得不退击。西路工友在太平南路只得一百余人，仍将敌军六百余击退，追杀至大新公司西堤；因石公祠敌人百余，用机关枪向后扫射，工友已伤亡五六十人，仍死守太平南路。奈太平南路一带屋内反动分子，由窗向下射击，工友又死去数十人。此时，只存二十余人，犹在西瓜园死守。其余如维新路、观音山、广九车站、东堤等处均仍支持，剧烈异常，敌人至一时仍不能进展。

下午三时后，工人因子弹告尽，敌人又愈聚愈众，渐渐迫进，然在公安局前，尤作一很剧烈斗争，敌军亦死亡不少，工人虽已离公安局（苏维埃政府），而敌人四面用机关枪包围，至五时尚不敢进去。工人因受四面铁桶一般包围，且弹尽援绝，尽被屠杀。

当十一日早三时，工人喊杀连天勇敢作战，反动的头领张发奎、陈公博、黄琪翔等惊惶失措，狼狈万状，张、陈均不及衣履，黄在十三日尚未穿外衣，李福林更预备红带以便投降，沙面帝国主义者更害怕异常，争相赴舰去港。

十一日早夺得各地后，均严守其无产阶级纪律，各机关缴获财物，均送苏维埃保存，各市民观状，皆表同情，多悬红布，表示一致，多送茶饭于就近作战工友。

十一日早夺得枪支约五六千支，将各赤卫队编练，而工人群众领枪去作战杀敌者不知几几，在公安局前，省长公署前约有三万余人。另各工会及各占领地作战的亦共有二、三万人。满马路都是工友，有枪的固去应战，即无枪者亦各做运输、侦探种种工作。群众的英勇坚决，如汽车工友，除运输外，都能单独作战。

^① 石公祠，街名，在长堤。

三天内未得一饱。海员、铁路工人都能担任指挥作战及组织群众等工作。罢工工友、人力车、菜栏、酒业、酒楼茶室、打石棚厂及各工友均勇敢杀敌而牺牲独多。

素来受广东总工会、机器工会反动的头领影响的工友，如茶居、电灯局、自来水厂等工人均上工，而等候苏维埃命令，外传机器工会助反动政府向工友进攻，亦不过是反动头领雇佣数十流氓，以图向国民党反动政府邀功，而谋升官发财而已。

教导团士兵固忠实于革命，而被缴械的炮兵团及保安队士兵，亦举派代表要求发枪，誓死拥护工农而参加战斗。即素来不参加政治的广东水兵，当在西瓜园开群众大会时，亦自动的派出代表参加，以示团结一致。

至于敌人残杀的状况，十三日敌人向广州包围时，在海上用兵舰的大炮向市内射击，着地开花，以至房屋焚烧极多，进城时著名土匪的李福林军队及薛岳新编的土匪，乘机放火、抢劫，被难者何止千家。更逞其凶残，逢人便杀，因勒索不遂而被诬为共产党者为数甚众。闻反动区长郑某亦被枪毙。更将工友包围屠杀至三千余人，尤其是红花岗、东教场、观音山三处，每处丑、六百人，用机关枪扫射。工友于高叫“苏维埃万岁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声中而血肉横飞，惨遭屠杀矣。至十六、七、八日仍继续其杀人抢劫的生活，尸骸遍地，血流通渠，用汽车运送至十八日始得完竣。二女子被杀后加以剖心剥腹，我写至此，我心碎了！

工农兵革命的兄弟们！我们回想被惨杀情形，固然哀痛，然而已经到了我们不杀敌人，敌人亦天天向我们屠杀，现在只有更努力准备我们的力量，为被难的工友农友士兵复仇，为先烈遗留给我们的苏维埃口号而奋斗！铲除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建立我们的政权。

（载《红旗》周刊1923年第3期）